

332

英語世界

THE WORLD OF ENGLISH |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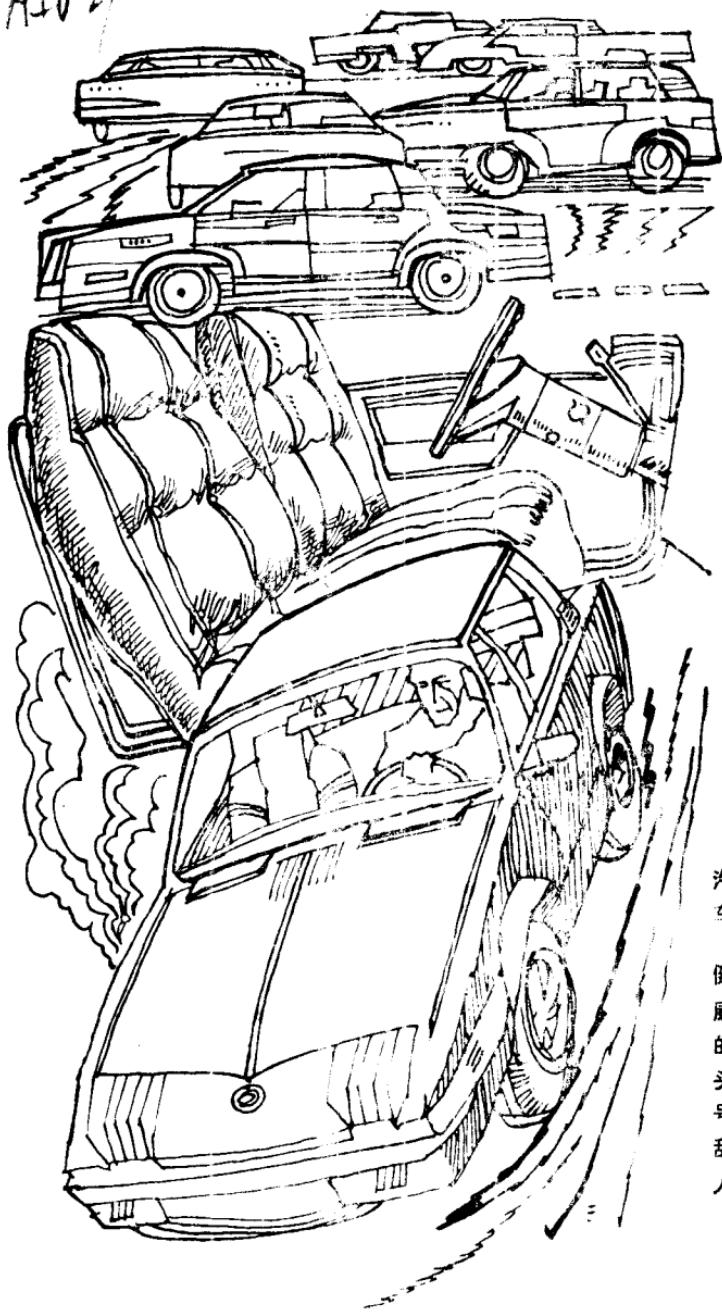




统书号: 9017·1190

定价: 0.40 元

CA62/06



汽车——健康的头号敌人

1364

京电力大 09008746

英汉世界

(英 汉 对 照)

识途篇	4	不拘一格 开卷有益	周珏良
专 稿	8	商务印书馆与英文书籍	汪家熔
文 诗	15	那时我二十一岁 [英] 豪斯曼 著 周煦良 译	
小 说	17	外公是怎样发财的 赞特涅夫 著 金云法 译	
苑 散文	25	如何度老年 [英] 罗素 著 一知 译注	
名 故事梗概	73	人生的桎梏 [英] 毛姆 著 许翰 译	
人 物	31	马可·波罗 史蒂夫·斯特朗 著 赵琏 译注	
	47	贝利自述 [美] 罗伯特·菲什 著 刘振恺 译注	
史 地	8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乔治·W·博塔福特著 杰伊·B·博塔福特 李朝增 译注	
科 技	59	化学的来历 盛葵阳 译	
知识小品	69	美国的旗帜 双木 译	
	63	阿莫罗狄蒂 杨明华 译	
	37	一次生死未可预卜的飞行 [英] 詹姆斯·斯图尔特-戈登 著 邢惕夫 译注	

09262/06

一九八二年 第一期（总2）

艺坛	音乐	99	中国音乐家在美国 吉芬 著 王曾壮 译
		105	舒伯特的小夜曲 亨利·汤姆斯 达纳·汤姆斯 著 沈师光 译注
		109	爵士音乐的起源 [美] 约翰·威尔逊 著 祝珏 译注
体育		119	奥运会的光辉 罗伯特·利特尔 著 倪大昕 译
西方侧影		95	汽车——健康的头号敌人 于承智 译
翻译探索		89	英语动词中的隐喻 张今
杂辑			四则 彭德 编译
封面			爵士音乐 谢建文
封二			汽车——健康的头号敌人 飞舟
封底			阿芙罗狄蒂 朝明
题图插图			刘长顺、杨学光、吴建群等

《英语世界》现已获国家出版局批准作为双月刊出版，并已领到北京市出版局发给的941号期刊登记证。预计在七月份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在本刊由邮局办理征订手续以前，仍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本刊如在当地新华书店买不到时，欢迎直接向北京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读者服务部洽购。

THE WORLD OF ENGLISH

(Bilingual)

On Wide Reading	Zhou Jueliang	4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Books of English	Wang Jiarong	8
When I Was One-and-Twenty	A. E. Housman <i>Translated by Zhou Xuliang</i>	14
How Grandpa Came into the Money	Else Zantnev <i>Translated by Jin Yunfa</i>	16
How to Grow Old	Bertrand Russell <i>Translated by Yi Zhi</i>	24
Marco Polo	Steve Strong <i>Translated by Zhao Lian</i>	30
Flight into the Unknown	James Stewart-Gordon <i>Translated by Xing Tifu</i>	38
The Autobiography of Pelé	Pelé with Robert L. Fish <i>Translatd by Liu Zhenkai</i>	46
The History of Chemistry	Translated by Sheng Kuiyang	58
Aphrodite	Translated by Yang Minghua	62
Flags of the Unitad States	Translated by Shuang Mu	68
Of Human Bondage (in Digest Form)	W. Somerset Maugham <i>Translated by Xu Han</i>	72
The Root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George W. & Jay B. Botaford <i>Translated by Li Chaozeng</i>	82
Metaphors in English Verbs	Zhang Jin	89
Auto Called No. 1 Health Enemy	<i>Translated by Yu Chengzhi</i>	94
Chinese Musicians in the U.S.	<i>Translated by Wang Zengzhuang and Zhao Quanzhang</i>	98
Schubert's Serenade	Henry & Dana Lee Thomas <i>Translated by Shen Shiguang</i>	104
How Jazz Began	John S. Wilson <i>Translated by Zhu Jue</i>	108
The Gl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Robert Littell <i>Translated by Ni Daxin</i>	118
Odds and Ends	Zhang De	

• 识途篇 •

不拘一格 开卷有益

—漫谈阅读—

周 玥 良

《英语世界》要我谈谈学习英语里的阅读问题。恰巧这也是多年来在教学中和其他外语工作中经常被一些青年同志问到的问题，借此机会就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关于阅读我想有两个问题，即读什么和如何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句话，就是“不拘一格”和“开卷有益”。前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看书范围要广。我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不过就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看，当前一般大学程度的青年同志选择的英语读物多半是现代的文艺小说和外国的报刊杂志，当然有人也阅读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书籍，不过从使用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来说，往往就是这两类了。阅读它们当然是有用的，但如果只读这些，就未免偏窄。

读书可以比做吃饭。一个人要吃各种东西，才可以吸收各类营养以健康地生存下去。他得吃粮食，吃肉类，吃蔬菜，吃乳制品，蛋类，甚至辣的如辣椒，麻的如胡椒，苦的如苦瓜，酸的如泡菜，不时也要吃一点，以换换口味，增加食欲。读书何尝不如此。就英文书来说，我们可以读小说和报纸杂志，哲学书为何不可以读一下？我在大学时读过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一本小书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觉得受益匪浅，不但了解了一位大哲学家的哲学见解，而且还学到了英

文。他运用简洁利落的文笔谈哲学问题，逻辑清楚，层次分明，文字生动，非常引人入胜。我从他那种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复杂哲学问题的运用文字的手法上得到很大的启发。我接触到的一些青年同志喜欢读理论性书的不多，甚至读一本大一点的、用英文写的、带有理论性的语法书也视为畏途。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一下。读理论性作品对提高对英语的理解力非常重要。因为读一本小说，有的地方不懂，只要故事大体弄清楚了，总还读得下去，而读理论书，如果这一章不懂，那下一章就很难读下去。这就迫使读者千方百计要读懂，而这一逼自然也就提高了理解能力了。所以在这上面费点神、出点力是值得的。此外很多同志常常觉得用英语写文章困难，这里除了感觉掌握语言的具体困难之外，更多的是因为不善于组织思想，写出东西来逻辑性不强，而读些理论书正是弥补这个缺陷的对症良方。理论性文章当然不止于哲学，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书都属此类。

大的百科全书，如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也是很可一读的——当然不是从头到尾读。大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执笔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而且因为篇幅的限制，文章写的都简炼通畅，大有可学。学英美文学的人除了看看里面的英美文学条目之外，还可看看其他有关欧洲，乃至东方文学的条目，以扩大见闻。甚至也可看看关于历史、哲学、艺术、音乐等的条目。此外，每条之后都有参考书目，如对哪方面发生兴趣，还可以从里面选书来读。无论学哪一门专业，自己会找书读是不可少的本领，而各种参考书目就是最好的老师，运用好了可以无师自通，成为博学的人。这一门学问叫做“版本目录学”(Bibliography)，当前我们注意很不够，应及早提倡起来。

专学英语语言文学的人，或其他真想把英语学好的人，还有一类书不可不读，即关于英语本身的，如语法书、讲文体风格的书和词典等等。不读这类书，对理解和使用英语都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学一门外语如不知其所以然，那是不可能真正学好的。一般人都觉得语法书枯燥无味，其实有些语法书是很有趣味的，如 Otto Jespersen 的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就是一本非常可读的书，用我们常说的话说，就是他把语法讲“活”了。若被这本书引起兴趣，再进而读他的七大本的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那就会越看越上瘾——当然这不是不出一点力就能做到的。

关于什么是好英文，什么是不足为训的英文，什么叫写得好的文章，什么叫写得差的文章，认真学英语的人对这些问题当然要知道一些，于是就得读一点关于文章风格和英语用法的书。

讲散文风格的书有 Bonamy Dobrée 的 *Modern Prose Style* 和 Herbert Read 的 *English Prose Style* 两书，都很可一读。前一书中选来加以评论的文章章节很多，可以看做是一本小的散文选，读来尤有味道。较新的书有 1979 年 Robert Graves 和 Alan Hodge 改定再版的一本教人写文章的书，叫做 *The Reader over Your Shoulder*，是一本实用而有趣的书。其中有一部分专选大名人的文章来指出其文病，（肖伯纳，诗人埃利奥特—T. S. Eliot，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 等都在内）读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的辨别能力，对学写文章大有好处，还可以破除迷信，不至轻易为名声所吓倒。

词典也可以读。不但选读大词典如“牛津大词典”(OED)里的若干条目可以增长见闻，就是常用的较小词典如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和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也可以随时翻阅一两条，例如介词 in, 动词 set, 看看它的解释，研究研究它的例句，这样必然会有所得。此外还有一类用法词典，当前受到的注意还少，但非常重要，不可不提一下。其中最有名的是 H. W. Fowler 的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 是研究英国英语的用法的。另一本是 Bergan Evans 和 Cornelia Evans 合编的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Usage*, 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用法都谈的。这两本或其他类似的书都是想把英文写好的人所不可不读的。它们里面的条目有长有短，都是讲的英语语法，结构，词的用法，词的选择等问题里比较细致的问题。比如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men, 这个 between 到底用得对不对，还是必须改为 among；又如 people 一词前面加个数词成不成，能否说 three people, 还是应当用 three persons 等等问题，都可在这类书里得到答案。这些看来都是小问题，但一个人的英文写得是否讲究和他是否经常注意这些“小”问题是很有关系的。同时书中，特别是 Fowler 一书中的条目本身就是写得很好的散文，因而更值得一读。这类书有一两本在手边，常常翻阅，慢慢地就会对英语的许多细致之点敏感起来，而自己的理解水平和使用水平也就会慢慢提高了。不过要声明一句，词典应常常翻阅，但千万不要去背整本的词典，那不是学习语言的好方法，而且往往是劳而无功的。

上面所谈都是读什么的问题，因为主题是“不拘一格”，所以提到的都是一般不大拿来作为提高阅读能力材料的书。至于说阅读的书中也应有历史书，介绍英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般情况的书等等，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就不再提了。

(转下页)

• 专 稿 •

商务印书馆与英文书籍

汪家熔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家，已经有八十五年的历史了。我国各类英语学习用书的出版，以它为最早。

1897年2月，上海一位印刷工人夏瑞芳约集了六位亲友，合资四千元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经营印刷。次年他们出版了一本叫《华英初阶》的书。

我国用比较正规的教授法教学英语，可以从1862年清朝政府设立同文馆算起。但此后的几十年却一直采用英语讲解的英语课本，没有用汉语讲解的英语课本。当时上海流行的英语课本是英国人为印度人学英语编的，叫*Primer*，这一课

(承上页)

还要谈一下如何读的问题。其实在谈谈哪些书时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这里不过总起来再说几句。我想可以这么说：读书无定法，要在开卷有益。阅读要有一定速度，要读得快，读得多，但不能囫囵吞枣。要“开卷有益”也就是说我们无论读什么都要在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或学习文字上得到一定益处，不要看完就算了，什么也没留下。那样就白费了工夫，岂不可惜！就学习文字而言，一般有一个看法，认为广泛阅读可以扩大词汇，于是注意力全放在生词上。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学人家怎样组织思想，阐述问题，在不同情况下如何遣词造句等这些本领。如果目的只是在搜集新词汇，那尽可去背词典，而如前所述，这种办法多半是徒劳无功的。

本是用英文讲解的，对我国的初学者说来很不方便。商务印书馆有鉴于此，请中西书院教习谢洪赉先生把这本书的讲解部分译成汉文，书名叫《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这个译本非常成功，接着他又译较深的课本《华英进阶》(*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此后，我国供初学者用的英语课本都以汉文讲解，连教会学校外籍教师也编用汉文讲解的英语课本。

戊戌变法之后，因主张变法而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翰林张元济先生从北京来到上海。张先生深感只有开发民智，学习西方，才能挽救中国。他想自办译书机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恰巧这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夏瑞芳先生由于印刷业务上的关系认识张老，很钦佩他的道德学问，想请他主持编辑业务；而张先生也看到夏先生是位极有魄力又有才干的事业家，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规模虽小，但办得很有起色，于是在1901年接受邀请，为之规划编辑出版业务。1902年张先生请蔡元培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1903年张先生自己担任编译所长。

张先生的参加，使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开拓了新局面。他不但中文根底厚，懂得外文和新学，而且和很多学者往来密切，所以能请到一批实心办新学的人当编辑，请学者著译，出版物的路子越走越宽。就英语读物来说，他约请了上海企英译书院编辑《华英音韵字典集成》(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在1902年出版，二十五开本，一千九百页，收有十万词条，以英国罗布存德的辞典为蓝本，以英国韬纳耳的辞典正音，插图一千多幅，附有《英文引用外邦字语解义》(Alphabetical List of Familiar Phrases, Proverbs, Maxims, Quotations and Mottoes, from the Latin, French,

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纪念



[1] 1897年上海江西路最初的厂屋

[2] 1904年上海发行所外景

[3] 北京王府井大街现址

and Italian Languages)、《减笔字解记号汇释》(即缩略语和符号注释)和《中西地名表》(即地名译名表)。这部辞典开创了英汉辞典的新规模。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称赞这部辞典“独出冠时，世所宝贵”。中国早期世界知名学者辜鸿铭也说这是当时最好的辞典。

直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学英语的人虽多，但国内英语语法书却很少，当时见到的英语语法书是《三纯文法》和《纳氏文法》，这两本书都用英文讲解，初学英文的读者用起来感到很困难。商务印书馆在1899年翻译了 *Grammatical Primer*，但又太简单，不解决问题。严复说：“十年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师，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严复是清末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埋头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他是位严肃的翻译家，知道翻译之难。他目睹当时不负责任的译作充斥，而重要著作译得极少，因而极力主张推广学外文。他说：“求西学而不由其语言文字，则费时而无效，”“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并断定借助于译本而学习西方，其成就必不足道。他接受他的学生熊季廉的建议，着手英语语法书的编撰。他参考了英国人马孙摩栗思(马孙·摩栗思?)的《英语语法》，编写了《英文汉诂》(*English Grammar <Including Grammatical Analysis> Explained in Chinese*)。这是第一部用中文写的英语语法书，也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英语语法。该书于1904年4月下旬脱稿，商务印书馆在5月就把它排印完毕出版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除了系统地介绍英语语法外，还介绍了标点符号的用法，并首次在书中使用了标点符号和分了段落。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标点符号的出版物。

以前学习英语虽然将学单词、学语法等等穿插进行，但分几本书进行，而且各书互不照应，学习起来极不方便。到了民国初年，商务请人编写把课文、会话、应用文、语法等合在一起的课本。这个工作并不顺利，不断失败。后来总结经验，由周越然编成了《英语模范读本》，受到读者欢迎，也为以后各家编写英语读本所借鉴。

辛亥革命后，全国中等以上学校都注重英语学习，但供自修的英语读物十分贫乏，也没有专门的英语杂志。到了1915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两个英语期刊：《英文杂志》和《英文周刊》。前者程度深，选登英美文学名著、时事新闻等，英汉对照并加注释，有语法讲解，有会话、书信材料。杂志一创刊就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每期销数突破万册。刊物站住了，结束了我国没有学习英语专门杂志的历史。后者程度较浅。

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几乎开创了英语书籍的所有类型，给学习英语者以极大帮助。除上列各类书刊外，象对照读物、注释读物，都是出版史上开先河者。

商务在解放前的五十二年中共出版了英语书籍四百七十二种。其中有许多书，象邓达澄的《实验高级英文法》，拉铁摩尔的《英文典大全》，在老一辈读者中，是享有盛名的。辞典方面，在《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之后，有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以及后来黄士复等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亦极有名。这些辞典无论在收词范围、释义和构成件(apparatus)方面，都是同时代其他英汉辞典所无法比拟的。读物方面，最早有伍光建编译的一套《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是所有学英语的人都读过的。后来的《英文基础读本》和《英文论说文选》，都是选材适当、读者欢迎的选本。

商务印书馆解放前不仅编辑出版学习英语的书籍，还经理原版西书的发行事宜。在上海河南路福州路口门市部的宽敞店堂里，靠文仪部，有一个占地三十平方米的西书部，专门销售英美各国原版书。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新书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分馆也都有西文原版书出售。抗日战争前我国货币是银本位。那时金贵银贱，西书在国内售价比较高。商务印书馆为了减轻读者负担，与国外相当多的出版商订有专门合同，一些较畅销的书，进口未经装订的书页，在上海加工装订成书。书的质量完全一样而大大降低了书价，减轻了读者负担。

解放以后商务印书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并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三十二年来已经出版了四百多种深受读者欢迎的英语书籍，其中有些享有国际声誉。如《汉英辞典》，英国学者称之为同金子一样值得珍重，已有三个国家翻印这部辞典。该馆值此建馆八十五周年之际，希望能出版更多更好的英语书刊以供英语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 杂 辣 •

A JOKE 笑话

Teri: “Do you know why it is good to keep live plants in your fish tank?”

Barbara: “No, why?”

Teri: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water them.”

特里：“你知道为什么在鱼缸里放活的水草有好处吗？”

巴巴拉：“不知道。为什么？”

特里：“因为你可以不用给它浇水了。”

WHEN I WAS ONE-AND-TWENTY

A. E. Housman¹

When I was one-and-twenty²
I heard a wise man say,
“Give crowns and pounds and guineas³
But not your heart away;
Give pearls away and rubies
But keep your fancy free.”
But I was one-and-twenty,
No use to talk to me.

When I was one-and-twenty
I heard him say again,
“The heart out of the bosom
Was never given in vain;
‘Tis⁴ paid with sighs a plenty⁵
And sold for endless rue.”
And I am two-and-twenty,
And oh, ‘tis true, ‘tis true.

——from *The Shropshire Lad*

Notes

1. **Housman:** 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 英国近代有影响的诗人和英国古典文学家。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应聘于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拉

丁文教授。由于他不得不专心教学,而他的诗歌活动和拉丁文教学有所抵触,因此他遗留给世人的诗集一共只有三部,计一百四五十首;他于1896年发表《希